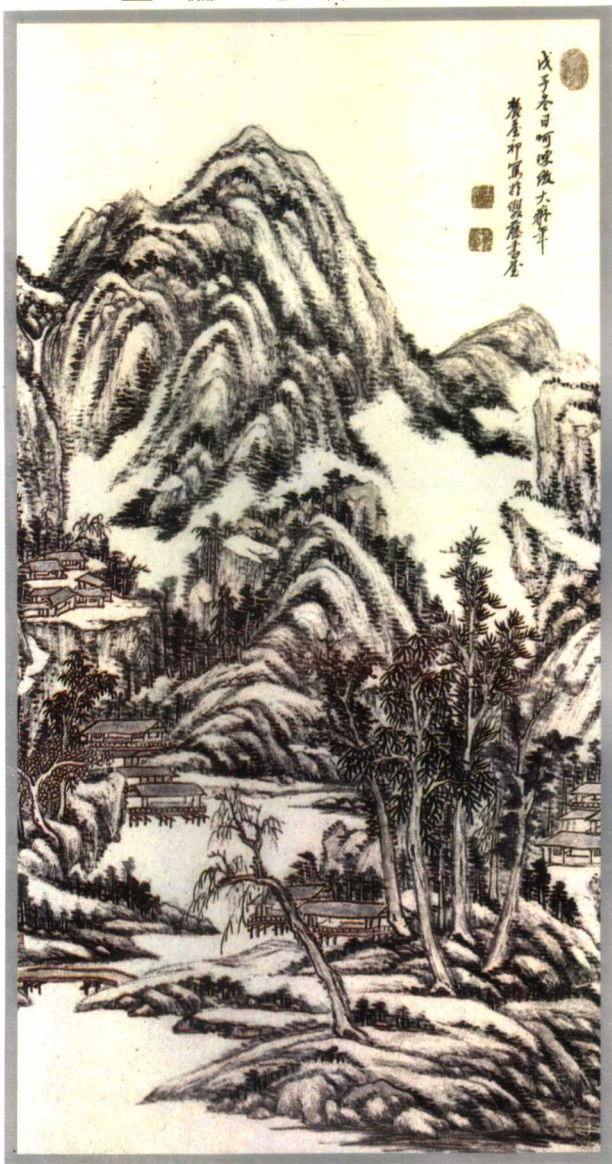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叢書

· 主 編 · 弓 保 安



王安石散文精品选

· 原文 · 注釋 · 譯文 · 賞析 ·

談鳳梁 王欲祥 編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丛书

主编·弓保安

王安石散文

精品选

(原文·注释·译文·赏析)



谈凤梁 王欲祥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ACT80/10

(陕)新登字 001 号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丛书

王安石散文精品选

谈凤梁 王欲祥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2 插页 164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24-03888-1/I·895

定价: 9.25 元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初字介卿,号半山居士,谥曰文。初封舒国公,后改封为荆国公。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于临江军之清江(今江西清江县),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第,是年秋签书淮南判官。六年任大理评事。七年春任鄞县知县,大兴农田水利,贷款谷于民。嘉祐二年(1057)七月知常州军州事,次年二月移提点江南东路行狱,四年秋任三司度支判官,六年六月知制诰。神宗熙宁元年(1068)奉诏入京,越次入对。次年二月任参知政事,议行新法。三年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六月罢相位,八年二月复宰相位,九年十月复罢,此后定居江宁。

王安石少有大志,任地方官时,便积极探索富国强兵之法。任参知政事伊始,便大力进行改革,实行诸如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新法。从理论上说,新法于国于民均较有利,由

· 王安石散文精品选 ·

于守旧派的阻挠反对，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用人不当以及新法本身的一些缺憾，致使新法未能收到应有的功效。

除政绩外，王安石还是一位出色的诗文家。他的诗对宋以后的诗坛颇有影响，尤其是他的文，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历来受到很高评价，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目 录

王安石简介	(1)
伤仲永	(1)
上人书	(5)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11)
上运使孙司谏书	(16)
送胡叔才序	(24)
通州海门兴利记	(29)
游褒禅山记	(34)
广西转运使屯田员外郎苏君墓志铭	(40)
答王深甫书	(49)
上皇帝万言书	(55)
上时政书	(114)
材论	(121)
兴贤	(130)
读孟尝君传	(135)
伯夷	(139)

· 王安石散文精品选 ·

委任·····	(145)
风俗·····	(153)
新田诗序（并诗）·····	(160)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165)
再上龚舍人书·····	(171)
祭王回深甫文·····	(179)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182)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193)
进戒疏·····	(205)
答司马谏议书·····	(211)
祭欧阳文忠公文·····	(217)
处士征君墓表·····	(223)
后记·····	(228)

伤 仲 永^①

金溪民方仲永^②，世隶耕^③。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④，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⑤。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⑥，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⑦，或以钱币乞之^⑧。父利其然也^⑨，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⑩，不使学。

予闻之也久，明道中^⑪，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⑫。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⑬。”王子曰^⑭：“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⑮，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⑯。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⑰？”

【注释】

①伤：感伤。 ②金溪：治所在今江西省金溪县。 ③世隶耕：世代种田。隶：属于。 ④异焉：对此惊奇。 ⑤自为其名：自己给自己取了名。 ⑥收族：和同族人搞好关系。收：聚，团结。 ⑦稍稍宾客其父：渐渐地以宾客礼节对待仲永父亲，意指尊敬他。 ⑧乞之：求仲永的诗。 ⑨利其然：贪图这样。利：以……为有利。 ⑩扳：领。环谒：到处拜访。 ⑪明道：宋仁宗赵祯年号（1032—1033）。 ⑫称：相符。 ⑬泯：消失。 ⑭王子：王安石自称。 ⑮卒：结果，最后。 ⑯受于人：接受他人教育。 ⑰得为：能够成为。

【译文】

金溪县乡民方仲永，世代务农。仲永五岁时，还不认得笔、墨、纸、砚，一天忽然叫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很奇怪，从附近人家借了来给他，仲永马上写下四句诗，并且自己起了这个名字。这首诗是以奉养父母、搞好同族关系为内容的，传给一乡的秀才们观看。从此，指物作诗，马上就能写出来，诗的文采和内容都有可取之处。同乡的人很惊奇，渐渐地开始尊敬他的父亲，有的还用钱请他作诗。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到处拜访乡人，不叫他学习。

我听说他很久了，明道年间，跟随父亲还家，在舅舅家见

到了他，十二三岁了。叫他作诗，和以前听说的已不能相称。又过了七年，从扬州返回故乡，又到舅舅家，问起仲永，回答说：“没有光采，和普通人一个样了。”我想：“仲永的极端聪明，是天赋的。既是天赋，比一般有才能的人要聪明多了。最后变成普通百姓，是因为他受后天的教育不够。仲永有天赋，是那樣的聪明，不接受后天的教育，尚且变成一般人，那些没有天赋的，本来就是個普通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还有资格成为普通人吗？”

【赏析】

这是王安石大约二十岁时的作品。文中阐明的道理本较常见，全文也仅二百来字，但却被作者写得一波三折，摇曳多姿。文章一开始交待仲永年方五岁，而且“未尝识书具”，忽然一天作诗四句，以后“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显然是个上等的天才。接下来作者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写此后的仲永如何聪明绝顶，如何出人头地，而是写其如何走下坡路，成为一个常人。这本已出人意料，妙在作者并没有直写仲永如何由一个天才蜕变成一个常人，而是不疾不徐，插入一段仲永少年时写诗的才能，“不能称前时之闻”，直到又过了七年，再问仲永时，方才“泯然众人矣”。作者本意是借仲永的由圣入凡，说明一个道理，但却又不一步到位，一语说尽，而是从容地加以铺垫、过渡，既使得仲永的退化显得可信，又使

得文章平生波澜。虽只三言两语，亦不愿以平常手法示人。

整个故事的叙述也能做到虚实相生。仲永幼年的聪颖是所“闻”，少年的停滞则是所“见”，青年时的退化则变成“问”。在极细微的地方，还能照顾得如此细针密线，错落有致。如果全部虚写，未免不尽可信，那样会影响后面立论的依据；若全写所见，则又未免不够灵动空灵。

叙事既可信，故而后文的议论便系水到渠成，毫无生硬之感。作为一个一贯坚持以文载道的人，王安石当然是免不了要发议论的，但我们却丝毫不觉得作者说教的空虚罗嗦，就是因他说理的透彻，表达的灵动，步骤的完满，立论的合理，摆脱了一般议论文枯燥呆板的毛病。

本来，文章到“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为止，已经把后天教育和努力的重要性说得再透彻不过，妙在作者又陡生波澜，再进一步：“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作者告诫我们：人们大都不能像仲永这样受之于天，只是芸芸众生，如果再不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只怕连个普通人也做不成，无法自立于世。经过作者这一棒喝，读者自会警醒、发奋。一步三折，出人意表，而又能言语中矩，不觉强勉，这临去秋波那一转，确属画龙点睛之笔。

上 人 书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①。其书诸策而传之人^②，大体归然而已^③。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④，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⑤”，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⑥，望圣人于百千年中^⑦，卓然也^⑧。独子厚名与韩并^⑨。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⑩，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⑪。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⑫：“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⑬，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⑭。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⑮，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⑯，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⑰。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

若是乎^⑮？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⑯，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⑰。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⑱，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⑲，不阿其所好者^⑳。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注释】

①礼教治政：礼制、教化、政治。云尔：句末语气词。 ②策：古代用来书写的竹简，这里代指书、纸。 ③归然：归结为这些。然：指上文说的礼、教、政治。 ④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意说：说话无文采，流行便不会远。 ⑤徒：仅仅。 ⑥韩子：唐代文学家韩愈。 ⑦“望圣”句：大意说这是成百上千年才一现的圣人。韩愈曾以孟子后继者自许。 ⑧卓然：出众。 ⑨子厚：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字子厚，与韩愈齐名。 ⑩“韩子”二句：韩愈文论较著者的文章有《答李翱书》和《答刘正夫书》等，在前一文中有“惟陈言之务去”，后一文中说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王安石认为他主要是从文辞着眼而对内容则强调不够。 ⑪“子厚”句：柳宗元文论较著者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王安石同样认为他对内容强调不足。 ⑫“孟子”数句：见《孟子·离娄下》。 ⑬非直：不仅。 ⑭补：补益，帮助。 ⑮诚：如果。 ⑯要之：总之。 ⑰容：修饰。 ⑱是：代指上文“非所以为器”。 ⑲已：止，意为放弃，不重视。 ⑳挟：持。治：要求。 ㉑其为是非：这是对还是错。 ㉒执事：对人尊称。 ㉓阿：阿谀。

【译文】

我曾经说过，所谓文章，说的不过是礼教政治而已。文章写在书上传给后人，大致就该这样罢了。至于说“言辞不文雅流传便不久远”，只不过是说“文辞是不可以轻视的”，并不是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从孔子死后很久，出现了韩愈，他期望成为数百千年之间一现的圣人，不同凡响。惟独柳子厚与韩愈齐名。子厚是比不上韩愈的，但他的文章终于和韩愈并传下去，也算是可敬可畏的豪杰。韩愈曾经跟人论起文章，说应该如此如此，子厚也说也该如何如何。我怀疑他们两个人，只是告诉人关于文章的语言技巧而已，作文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够的。孟子说：“君子（在学习时）要求他有自己的心得。自己得到的知识，就能牢固地掌握它；牢固地掌握了它，就能积累得很深厚；积累得很深厚，那么使用起来就会左右逢源。”我个人以为孟子说的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如何写文章，而且也可以引申说明写文章的本意。

况且，我认为文章应该竭力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技巧，如同器具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它精巧华丽，不一定合用；如果使它合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以合用为本，以雕刻绘画作为它的装饰就行了。不合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目的。不替器具装饰，也会是这种情况吗？不是的。但装饰也不能不要，不要放在实用之上就行了。

我学习写文章已经很久了，经常用这一说法来要求自己。现

在才打算把它写出来传给别人，把它试用在事业上，还有待于将来。这是对还是错，自己还不能肯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会因为喜欢谁就违心地奉承。抄录杂文十篇献给您，愿赐教，使它的是非曲折有个定论。

【赏析】

这封书信作于庆历五年（1045），作者二十五岁，这一年淮南判官任满，暂回故里临川。

文章主要阐明一个道理，即文章应以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王安石的这种文学观在宋代文学理论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且不降低本文在现实中的意义。

从孔子时代开始，要求诗歌文章须言之有物，须能为世所用，便成为统治的理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提倡“兴、观、群、怨”、“思无邪”等，都体现了正统文学观的基本精神。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它的正面影响是明显的，但也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一定程度地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到了宋代，在一些道学家手中，更是变本加厉。自邵雍发端，至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的论点，到了程颐就说得更明白：“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二程语录》卷十一）这已不是古文家所说的“载道”、“征圣”了，而是将文与质完全对立起来甚而

要取消文学。所以，道学家留下的大半只能是语录讲义，纵然作些诗歌，也只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吴恕斋诗稿跋》）。他们的这套理论，配合宋初一些复古派的言谈，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安石这篇文章，虽然不全是针对这种倾向，但其实际意义却又显然对古文家的偏见、道学家的走火入魔的文论，作了某种程度的纠偏。他虽然强调质第一，强调文的价值不能与质等量齐观，但也并不认为文是可有可无的，如同器物上的花纹雕刻，虽不影响到器物的实际使用，但却有种美感作用。如果某种器物仅仅是为了实用，人们为什么还要在外面雕刻美丽的花纹呢？可见对这些外在的部分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还得给以相当的重视，只要不导致买椟还珠就是了。王安石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平常“数挾此说以自治”，在《答曾子固书》中说道：“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王安石之所以能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与他的这一认识是分不开的。

古文家虽然也提倡“载道”说，但他们所说的“道”，却只是他们心目中的远古帝王的“道”，只是封建社会所宣扬的“道”。王安石自然也不反对这一点，但他的文章何以对韩、柳表示了不满，那是因为他觉得古文家的“道”有些华而不实，说着动听却不切实用，更何况古文家强调内容只是要使文章更为充实，最终目的是文，而王安石所主张的是“所谓文者，务为

有补于世而已”，即要为现实服务而不能停留在理论上的“道”上，这是他比古文家更进一步的地方。

从“载道”说到“务为有补于世”，王安石对文学的功用界定得明确具体，但不免有些狭隘。总的说：对于像王安石这种身份的人来说，强调文章的有补于世是很正常的，恐怕也是应该的。无论文学的功用今后会如何扩大，座次将如何排定，“有补于世”仍然会是它的基本功能之一。